牧齋有學集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六

記

述古堂記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注言老彭不一包咸曰老彭商賢大夫卽彭祖也王肅曰老老聃彭彭祖也夫子稱老彭目其老壽記其封國老彭卽彭祖審矣邢昺曰一云卽老子也所據者世本史記也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史記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曰老子爲柱下史老彭老子非一人而何考諸經傳無彭祖述古之文

而夫子答曾子問一曰吾聞諸老聃再曰吾聞諸老聃論語竊比之老彭卽禮記問禮之老聃初無二人斷可知也然而歷世之跡條然殊異在堯時則爲顓頊之玄孫歷虞夏至商末而往流沙年八百而壽未終史所謂受封彭城殷末世而滅者是也旣而復出于周世爲柱下史見周之衰復出關往流沙史言百有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者是也此一人者虞夏商周之際神奇幻化出没無常吾夫子旣目擊而覘承之矣于述古則曰老彭于問禮則曰老聃一人而兩稱之所以志也此文之互見者也吾錢固錢後人也

頊有事世譜援據世本以釐正包王之文自謂可信
不誣族孫曾字遵王葺除厥父室廬讀書其中以新
堂來請名余遂名之曰予有志學古請言吾籛氏之
古虞夏邈矣自殷迄周世守藏室周公史佚與魯公
伯禽之事如磬欬相接也吾夫子之問禮也一乘車
兩馬一豎子自魯過周弗告勞也繙十二經以說中
之以一言曰太謾弗置辨也助祭于巷黨而日食呼
而咄之曰丘止柩反葬而後敢問也易象春秋在魯
與丘明乘而觀書於周史端門之命須此而告備也
故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所不知者丘蓋闕如軏近

世末學小生矜蟲刻鬬雞距鶩而相告狠而相非東方作矣而臚傳不已不亦悲乎考吾先王之大宗彭祖至于余九十五世而子又加三矣遺經舊史不與古人俱往者儼然在此堂也以余之老耄猶將糞牆仰止朝夕陳拜而兒子少壯努力者乎昔之以述古名堂者有矣習于錢之故數祖典遵聖謨考德問業莫斯堂宜也謹書之以爲記俾刻石陷置壁間而余亦將遊息于斯以交儆焉

黄氏千頃齋藏書記

戊子之秋余頌繫金陵方有采詩之役從人借書林

古度曰晉江黃明立先生之仲子守其父書甚富賢而有文盡假諸余于是從仲子借書得盡閱本朝詩文之未見者于是嘆仲子之賢而幸明立之有後也仲子來告我曰虞稷之先人少好讀書老而彌篤自爲舉子以迄學宮修脯所入衣食所餘未嘗不以市書也寢食坐臥晏居行役未嘗一息廢書也喪亂之後閉關讀易箋注數改丹鉛雜然易簀之前手未嘗釋卷帙也藏書千頃齋中約六萬餘卷余小子裒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數千卷惟夫子之于書有同好也得一言以記之庶幾劫灰之後吾父子之名與此書

猶在人間也嗚呼往古無論矣自有宋迄今五百餘載館閣秘書存亡聚散之跡可按而數也自金元之破汲三館之書載而之北建炎中興書之聚臨安者不減東都伯顏南下試朱淸張瑄海運之議又載而之北太將軍中山王之北伐也盡收奎章內府圖籍徙而之南北平之鼎旣定則又輦而之北以二祖之聖學仁宣之右文訪求遺書申命史館歲積代累二百有餘載一旦突如焚如消沉于闖賊之一炬內閣之書盡矣而內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燼之餘繼以狼籍舉凡珠囊玉笈丹書綠字梯几之橫陳乙夜之

進御者用以汗牛馬製駱駝蹈泥沙籍糞土求其化
爲飛塵蕩爲烈焰而不可得自有喪亂以來載籍之
厄未之有也今晉江黃氏顧能父子藏書及于再世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充棟宇而溢机杼者保全于劫
火洞然之後豈不難哉海內藏書之富莫先于諸藩
今秦晉蜀趙燼矣周藩之竹居寧藩之鬱儀家藏與
天府埒今皆無尺蹏片紙矣汝洛齊楚之間士大夫
之所藏又可知也黃氏之書儼然無恙則豈非居福
德之地有神物呵護而能若是與古書之放失久矣
莆陽曾脩雲在史館親見謝承後漢書爲德清少師

攜去余問之其後人不可得富順熊南沙爲文言有桓譚餘論屬直指使者訪之而不可得慶陽李司寇家有西夏實錄其子孔度屢見許而不可得兵火焚掠彌亘四方今之奇書秘冊灰飛烟滅又不知其幾何也世變凌遲人間之圖書典記日就澌滅今日之流傳委巷冊兔園者覆醬瓿者安知異日不以爲酉陽之典而羽陵之蠹乎然則黃氏之書積之固難而藏之亦不易固未可以苟然而已也傳不云乎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人有千金之産扃鐍緘縢汲汲焉惟慢藏是懼而況千萬卷乎

西田記

西田者太倉王奉常遜之之別墅也出太倉西門郊牧之間與隄表裏沙丘邐迤疇平如陸岸墳如防瓜田錯互荳籬映望襏襫挂門苓箸緣路水南雲北迴異人間游塵市囂不屏而絕西田之風土也廣平百里郤望極目玉山東南虞山西北若前而揖若背而負日落霞起日降水升歸室屬連倒影薄射西田之景物也娛賓之堂顏曰農慶秋原膴膴農務告作饁婦在田農歌滿耳主人取以明農而親禾稼也燕處之菴顏曰稻香琴書橫陳花藥分列凝塵蔽榻燕寢

凝香主人取以淸齋而晏晦也越長隄而西菰蒲蔽虧鳧鴨淩亂淸潭瀉空秀木漏日有霞外之閣以覽落日有錦鏡之亭以俯遠水又折而西西廬在焉中祠純陽法筵精潔旁繪屋壁粉本蕭疎啓東軒則淒江如鏡面北窓則虞山如障顏之曰垂絲千尺曰緣盡而西西廬之事窮客遊西用者以謂江岸縈迴柴門不正誅茅覆宇丹雘罕加竹屋繩床類岩穴之結構牛欄蟹舍胥江村之物色主人邨謝朝簪息機雲壑箕裘日新蘭錡如故風世詞客前身畫師擅輞水欹湖之樂謝三年一病之苦杖屨盈門漉囊接席無朝

非花靡夕不月此則主人之樂而西田之所以勝也客有曰子知主人之樂矣未知主人之憂家世相韓身居法從宸章昭回行馬交互大田卒穫寧無周京離黍之思嘉賓高會或有青門種瓜之感續方叔名園之記慨歎盛衰詠右丞秋槐之詩留連圖畫子非主人也亦焉知主人之樂乎客以其言告蒙叟蒙叟笑曰吾聞之生住異滅惟一夢心有作夢窗下者夢窗非無窗夢非有安得以夢中建立爲主人之樂乎有覺眠一堂者覺者之堂卽眠者之堂安得以夢外遷改爲主人之憂乎三災起時壞劫不至四禪西田

一畝之宮刼火返銷兵輪遠屏此世界中之四禪也舍利弗不能見佛土嚴淨螺髻梵王見如自在天宮主人通西方觀經妙達圓淨如佛所言或有佛土以園觀臺觀而作佛事安知此土非寂光土於四土中示現華觀沉灰瓊臺瞟雨如夢中事豈足問哉西田落成會奉常六十始壽羣公屬予言張之余未游西田于其勝未能詳也聊約夢語以爲記重光單閼之歲中秋二十日

蓮蕊樓記

黄子子羽要陸兄孟凫過余而請曰翼也游二夫子

之門三十年矣少年善病望𢦏仕如湖耆明年六十矣牽絲州邑幸不獲罪吏民成都刼灰安吉餘燼仗佛力以無恙亂後還沙溪故居不自意亂而得免而得歸不斃餘年修淨業以西方爲大歸茫茫三界長爲旅人不亦悲乎築小樓三楹持誦晏息常聞人心內辨正八和合爲蓮華心華自然開自見佛又此花含蕊寶池視行人勤惰以爲敷萎顏其室曰蓮蕊所以志也唯夫子爲之記昕夕觀覽庸以鞭退策進如天鼓焉敢固以請孟晁病助之請益力無何遂厭世而去信人世之不可把玩也乃泫然執筆而爲之

記記曰余少讀淨名經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欲求淨土當淨其心竊疑其少異西方往生之說已而觀李長者論淨土權寔謂阿彌陀淨土爲取相凡夫少分心淨者說則又疑已而觀曹溪大鑒極論目前西方以東西比量罪福則又疑此二大士者證明淨名唯心何以若是諦決而于往生法門幾欲盡捨舟筏也哉晚讀十六觀經考論九品往生喟然歎曰嗟乎吾儕生此世間正天台所謂悠悠凡夫耳今夫愚夫村媼顓蒙渾沌撒豆念佛卽豆是佛畫圖圈念佛卽圈是佛無少聞見無少知解彼且不知有心何不淨之

有下品衆生備造四重五逆若遍心力猛利如矢離弦如象解靽此之爲心淨不可言而况于不淨乎唯是悠悠凡夫道胎薄煖識厚名包利褁身蓋世纏黑白淨染種種和合擇便利則以持名爲捷徑避罪業則以西方爲逋藪鼎鼎百年悠悠願力專不若凡愚猛不造惡逆以少福德因緣求生彼國則亦無怪乎其背馳矣維摩居士灼知末世多此人根破除取相開示惟心淨土方山曹溪不惜横竪鈎貫證明其說曹溪曰東方人有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有罪念佛求生何國直指人心與佛語函蓋相應而或者曰

破淨土也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是亦爲破六度也而可乎知惟心淨土徹上徹下之宗旨則知阿彌陀極樂淨土是實非權無量壽十六觀淨土是實非權淨名中佛足指按地所現淨土是實非權方山明十種淨土是實非權曹溪欲與目前諸人移西方于刹那亦是實非權淨名爲一東方山曹溪爲二輪運載行人攝歸念佛淨土一門豈有他哉予羽行安節和天資近道晚而歸心淨業殆亦宿世受熏如染香人身有香氣吾知香光三昧去子不遠矣昔蘇鄰中有眞玉師者誓生安養聞東方有蓮花佛國乃

曰人盡西奔一無東慕一無東慕諸佛淨土豈限方隅遂發願求生彼國斯亦往生之導師也今爲淨土師者礁錐於淨名不相和會久矣吾懼學者之求于其說也因推言之以廣子羽之意

雲陽草堂記

顧子云美卜居于雲巖之陽所謂塔影園者讀書尚志撫今懷古讀後漢宣秉傳論其世而知其人穆然太息顏其三間之屋曰雲陽草堂而請予爲記余學佛之人也少覽二史習炎劉新莽之故茫茫如積劫事都不記憶云美所以名堂之意未能析也云美之

居去雲巖一牛鳴地入寺門平石穹然晉生公說法處也生公欲證明闡提佛性聚頑石演說妙義石為點頭儒者河漢其言以為無有夫石猶能言儒者之所知也石無口能言石有頭獨不能點與類萬物之情而通其變石可以生人人亦可以化石獨何疑于聽法與吾嘗讀列子書感北山愚公之事生公說法見擯列石聚講愚公移山之類也已而為石說法石為移聽化冥頑為講徒則亦有操蛇之神患愚公之倔而助之也古之勞人志士其圖事也多迂而無當其謀身也毎拙而無所之孤行畢栖徬徨彳亍往往

遙結契于千百世而高自附于古人舉世之人見不越畮前智不出口耳聞點石移山之說未有不揶揄手笑者也而又何怪與嘗試與子登于人之座俯仰流覽一紀之內光景亦屢遷矣方升平盛際游冶駢闐紛綵雜遝歌管交加絲肉匼匝當此時也山容嬋娟雲衣戍削若迎而笑若郄而舞者非斯石也耶喪亂之後烽烟蔽虧弓刀戛擊遊騎塵腥淸嘉兩絕當此時也金虎剚芒劒池涸流若病而喑若悲而噎者非斯石也耶斯石之能點頭也與其能言也吾與子旣目睹而耳聆之矣顧猶流觀炎漢佇想于巨公兩

龔欲起塵沙不可知之人揖讓其間豈唯愚公掩口能無爲生臺頑石所竊笑與云美曰善哉請書而勒之石須石之果能言也馳以告於夫子遂序次其言作雲陽草堂記

竹谿草堂記

去寶應百里而近射陽湖之東竹溪草堂在焉李子素臣所卜築也濱湖之地平田息壤規方數千里有潮汐以聚其氣有沮洳以流其惡有稻蟹魚菱以脂其膏風廻水襲土沃民淳堂之所宮宅也堂枕箕山之隈箕山墮山也蜿蜒奔屬下飲于湖堂依山架構

房廊廻複亭池高下山若委蛇盤折以相映望湖光山色錯互穿漏窗欞几席依約浮動灌木千章榆柳雜蔭修竹萬竿烟啼露壓此谿堂之所由名也李子溥游燕趙憑弔陵市斁車束馬結隱挫名覽斯山也陵阜延亘草木蒙籠部婁隱蔽豈其上有許由冢乎臨斯湖也朝而浴日焉夕而浴月焉咸池丹淵猶在吾池沼乎長竿切玉明竿四照撫　毋于龍材拂霜根之稚子將無湘淚猶斑而嘶管未艾乎佳日清陰攤書雒誦天寒日暮倚溥長吟山陽之巨源慚其把臂東海之巢父終焉掉頭斯所以風世五君接響六

逸者也嗟夫此世中洞天福地去人間不遠羽人之丘君子之國亦猶是桑麻鷄犬之區也往者舟車南北渡長淮浮震湖疏觀其流泉夕陽意必有神臯周原藏育其中今果然矣燕南陘趙北際中間如礪可避世者公孫瓚之五樓也仇池之穴潛通小有氐羌之所竊據也佛言世間深山曠野聖道場地世間麁人所不能見安知窪下之壤蛙黽之居非造物所秘恤以詔世之靈人開士耶一間茅屋送老白雲吾將從李子授一廛爲菟裘焉而先爲之記俾朱書刻之竹節他日杖藜欵門或如張薦逃匿竹中不我見也

則以此文爲徵乙未嘉平月記

舫閣記

黄子甫及謝監軍事退居淮安于其廳事之左架構爲小樓顏之曰舫閣而請余爲記余嘗登斯閣矣縱不能二十笏横半之小窻如竇上有拱斗横跨客皆容頭俯躬墊巾就坐此亦閣之最狹小者也淮爲南北孔道使車游屐過訪黄子者未嘗不攝衣登閣履齒相躡皆相與撫麈拂几飲酒賦詩如高齋祇室流連而不忍去嘗試穴窻啓檽俯而視之類宮之尊嚴制府之雄傑民居如櫛屋瓦欲流未嘗不攢簇離立

于牖隙也旋而觀之淮陰垂釣之水漂母之祠跨下之橋遺跡歷然欄檻之下可指而數也又遥而矚之長淮奔流泗水廻複茫碭雲起之地鍾離龍飛之鄉山河雲物客散焚香晏坐靜觀斯閣中坐客喧闐游目曠遠寬然有餘如是囘心冥契禪門所謂須彌芥子互相容納者不恍然涌現于中乎我觀維摩詰臥病丈室見在毘耶城中四維不越方丈而人之縱步者自西之東自南之北竟日而不能至黃子坐斯閣妙悟斯理循昔之籌邊說劒骨騰肉飛精悍之色猶在眉宇間固然如浮雲如昔夢釋然而無所有矣余

將以此閣爲黃子之丈室不亦可乎客有笑于旁者曰昔者韓淮陰貧行乞食俛首爲市人所姍笑及其葬母則曰度其傍可置萬家今黃子架閣如雞窠鵲巢耳以酒炙啗過客使載筆而書之如楚之岳陽黃鶴又抉摘歐陽公之文以爲口實淮陰人好大言多夸詡自秦漢以來其習氣猶未艾乎黃子笑曰夫子之言則高矣美矣客之揶揄亦可以供過客一解頤也請書之以爲記

西爽齋後記

子晉之長子華伯顏其讀書之齋曰西爽厭烏目之

囂塵招延郡西山于百里外移置筆床硯池間其託
寄甚遠確菴子記之備矣余聞之昔者周原伯魯語
不說學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
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
則苟而可夫所謂多有是說者則莫多于家庭私語
閭巷左右墊之間口耳四寸鄉傳滑溺忽然而不自
知也曰不學無害曰苟而可則詩書禮樂之分日薄
而傲賢隱替日流于小人之歸荀子曰陋也者天下
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荀子之所謂陋焉父之
所謂苟也子晉弱冠游吾門讀書考文沒身不倦可

謂能說學矣有穀治子再世不替誦詩讀禮親師樂交蛾子時術以勸學爲能事世有君子時閔馬父固將喜說學之有人而不復以不殖將落致嘆于周之末俗也矣華伯昆弟執喪以毀聞居是齋也將以爲禮廬焉將以爲聖室焉先人之手澤在是先人之書策琴瑟在是先人之居處笑語志思在是入室而僾然有見乎其位出戶而肅然愾然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豈在離經鼓篋操縵安絃之外乎善歌者之繼聲也善教者之繼志也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則唯是說學而已矣而又何他求

焉余于子晉之亡也一哭之後舍南社北不忍扁舟過南湖今于華伯之請記稱道古人之言以懋勉之既以幸子晉之不亡而山陽聞笛之悲亦可以少自解也作西爽齋後記

記

河南府孟津縣關聖帝君廟靈感記

丁酉臘月余自金陵逆歸王學士藉茅過别述關聖帝君靈感事而有請曰孟津城中有帝君廟土人號關爺莊壬辰冬亡兄無黨病劇無咎徒跣禱帝撞鐘伐鼓請以身代十二月十五日兄歿十七日無咎復撞鐘伐鼓泣告帝曰亡兄已矣妾有娠四十日一綫血胤男女未可知也無咎未有子而二妾皆有娠倘徼惠于帝無咎生二女亡兄生一男則亡兄不餒矣

無咎願終身無子且捐三千金修廟以答神貺壬辰臘月廿四日長女光生癸巳六月十四日次女申生閏六月三十日亡兒子之夙生無咎捐金脩廟斥三楹爲七楹崇臺綽楔巋然改觀乙未臘月無咎出司浙臬舉一子丙申元日別帝而禱曰無咎故不願有子而亡兒之子弱如不能兩存也願殤巳子而長兒子擅鼓號咷津人見者皆泣四月抵浙六月無咎子殤亡兒子頭角嶄然如有神相今年無咎復舉一子非所敢祈也請夫子爲之記刻石廟門以詔介衆于是謙益乃摳衣捧手作而言曰嗚呼藉茅有請于帝

君一不應而再應而其應也胎位錯互殤折踐更人

謀鬼謀余取余求若豫語而謰誘若交手而摶易豈

不異哉雖然非有異也人神之道一也藉茅之事兄

猶帝之事昭烈也當其捐軀殉兄血淚沾灑帝固巳

心許之矣人心天日夙義感盪帝不忘昭烈忍遺藉

茅于是乎肹蠁肆應曲如所請俾得以遂其志而行

其義世人以爲驚動奇絶而帝之于藉茅則固不違

其諾責而巳矣故曰非有異也其不許其以身代者

何也世運下惡趙孝鄧攸之徒邈矣有一于此上帝

之寶臣也吾聞上帝以時月巡省閭浮提孝友順祥

者多益天衆則喜否者者益脩羅衆則憂帝君上帝之
耳目也其忍聽藉茅之請歟吾贊臣乎祈女而女祈
殤而殤帝不忍孝友之士多所折閱詒以美子償倍
稱之息焉神有目天有眼無曰帝有醉焉夢夢已矣
神之所以旌藉茅也藉茅其終夾輔爾德用饗于上
帝未有艾也嗟夫儒者大冠如箕破厤因果報應以
爲爲有周公之求代武王不曰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乎文王之語武王不曰我百爾九十我與三乎以儒
理裁之則文王周公豈非荒唐謾讕之尤者歟儒者
雅言天曰理乎爾神曰氣乎爾廟貌曰象設乎爾孟

津之廟垂旒袞衣神明赫曦者亦土木偶人乎藉茅徼福假靈撞鐘叫號求之于理乎求之于氣乎蚩蚩之氓闘玆靈感噰不目張齒擊趨風肅拜而讀書談道理者或然或疑豈不悖哉謙益爲舉子時夢謁帝北臺上取所乘赤兔馬搘送錫鑾之聲醒猶震耳厥後游更閱凶詔告不絕今因藉茅之請本天咫徵神遠載筆而爲之記或亦神之所不吐也按祀典宜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關公今稱帝君遵奉神宗顯皇帝加封典冊亦以從衆望云

揚州石塔寺復雷塘田記

隋高祖分布舍利命天下三十州同時起塔揚州于西寺起塔今石塔寺其故址也隋唐以來壞成不一崇禎己卯兵使者鄢陵鄭公發願修復掘地得天祐四年石幢及小金缾舍利延三昧律師唱緣鼎新嬌舍酒肆斥為伽藍末法中希有事也近寺有雷塘田一千二百五十五畝寺僧開墾作常住田乃者開荒清丈僧奉甲令估納價銀一千四百五十九兩土人以備賑儗塘為口實蜚訟不已節鎮牒下道府往復勘覈斷歸常住立榜曉諭勒石寺門曰自今豪右奸人借端呑占者罪無赦高座法師介立旦公住持是

剎屬余記其事以示永久余謂復田之舉有三善焉
有白有緇我疆我理依彼土之四姓按此方之三尺
以褰鋤稂莠之法行護持堿塹之心一善也寺僧六
時焚誦九旬安居無事分衞之勞不給仰口之食力
田除饉輸租奉公可以解閉居暇食優游生死之誚
二善也營建則牀師經始恢復則旦公告成牀爲律
虎旦乃教龍咸以人天眼目撐柱末流衣𧜟陶于迺
寒解浮囊于渡海三善也而余則又發誠實言普告
四衆我聞常住田產一粒一毫供養十方出家賢聖
鳴鐘一響遐邇同餐福利冥資功齊法界嗟彼愚迷

吞啗結業飽盤餐粒米之欲易烊銅鐵丸之苦經無量刧猶不衰止今茲垂涎設厫吞啗不成則汝等之福也亦往昔有微善因免此苦業也佛有五田以悲田攝苦以敬田攝恩今雷塘之田還歸常住則以爲如來悲敬福田矣當知今日僧徒之赴愬淸信之護訶公府之斷決正爲汝等懺前悔後消滅貪嗔業果凡爾磨牙鑿齒魍營蛟嗜之衆生皆冥受佛天加被生養于如來悲敬福田中而不自知也自今巳往洗心刮胃伐毛換骨改十惡爲十善化五毒爲五田爲佛土之民食香國之飯子子孫孫耕穫此三寶吉祥

最勝良田受用不盡而況于其身乎昔者鄭公復寺有人據寺傍地不肯者夢金甲神人手劒叱之不越月而斃今之田猶昔之寺也據寺占田同業造惡神人之劒夫豈憚于再試乎汝勿謂居士言無徵不信鄭公建塔碑記大書深刻豐碑巋然天眼證明則有護世四王在是爲記

華山講寺新建講堂記

吳郡之西山連山面湖犄廬錯列華山居其中爲道蜿蜒回旋複抱諸山如眉目著面華山其藏府也晉支公開山以後名僧大德息心行道撟松握麈蔚爲

淨域萬曆間寺圮復作賢首嗣汰如河公唱演華嚴疏鈔鶴舞石鳴四衆響附河公旣歿以歲之不閒講堂數楹未蕆厥工歲丙申之冬大中丞遼海張公保釐政成建立佛事中命捐俸尅期繕完落成之日汰公之徒含光渠公郎于此堂重宣大鈔戶牖開豁天宇呈露圓音落落林木交應黑白聚觀合掌禮佛咸謂最後檀越功歸撫軍也余觀華嚴中心王菩薩說諸菩薩所住處有二十二而東震旦國居四淸涼以爲此約機緣所在說有方所若以實相言之則毛端塵裏皆有多多普賢未有一方菩薩住應如此華山

中一牛鳴地與震旦國中淸涼支提那羅延窟等何異此中宣演華嚴法界極談與諸大菩薩所演說法何異張公受佛付囑秉願利生舉手搖筆因緣成就與善財童子彈指出聲入毘盧遮那莊嚴藏見無量百千諸妙樓閣者何異自今以往法筵淸衆說法恒于斯晏坐經行恒于斯梵唄讚誦恒于斯公雖建牙樹纛指揮堂皇無量身雲垂垂滿現朝斯夕斯分身反聽常住如是講堂常聞如是妙法功德莊嚴與震旦諸菩薩住處有何差別哉余亦華嚴法界中人也故隨喜而爲之記

雙河衆香菴記

無錫縣城之北五里而遥介雙河之址有菴曰衆香水牯和尚棲息處也和尚初乞食城中不衫不履凡多聖少如古言法華梁溪人巽之築菴以請欣然至止一日從定中起語其徒曰過此五六由旬身目山下有一老人無舌解語將沒巴鼻話頭拈弄筆墨普作佛事汝往鄭重致吾言丐作菴記其徒如其言躋門以請余輾然笑曰汝所居菴吾足未嘗履其地汝之師吾目未嘗識其人也而欲使吾懸想而爲之記如人畫空落筆便錯不已難乎雖然汝姑意請之而

吾姑意求之吾未至斯菴未知其延袤若何若所云踞地之勝前則惠錫諸峰如墮如拱右則陽羨諸山如鬟如髻左若後則塔峯當牕帆影掛牖溝塍川原如迎如却旋目而思之如覩李伯時山莊圖如見所夢如悟前世因顯顯然在吾眉睫中也吾雖未識女師吾知其目橫鼻直眉居眼上猶夫人耳若其爲人孤行側出安樂自在竿木隨身姿和在口吾以人言意得之未嘗不與之同床而坐共漏而浴也昔者法雲秀有衆數千百說法如雲雨所居世界莊嚴法安訶之謂是痴人不足與語眞點胸入叢林摳衣徐步

師問之荅曰前廊後院都是葛藤恐絆倒耳當今宗師如林付拂如葦開堂語錄如甲乙簿師獨能掉頭捲舌托迹于鐘魚寥廓之鄉豈其眞有以自得自不滿其一笑乎其欲得吾記宜也吾聞九龍有木石居士具大辯才用宗門語句詮般若經如燈取影與拈師問荅皆放光動地余願爲啞羊僧坐卧其側兩人應機荅話舌頭短長常恐末後無卓錐地假斯文爲嚆引奚爲不可記曰菴在雙河之東偏雙河者旗亭名也京江義與二水交滙亭前如兩人拱揖聚語已而分携抗手別去其西去者直下爲運河其東去者

折爲支河背官塘而抱村落風廻氣靜堪爲阿練若地故少宰孫公所居今捨地者少宰之孫民部君共成菴者木石諸檀越也少宰故崇信法門厥孫善繼其志千年香火欝爲寳坊後世志金湯者尚亦有徵于此

吳郡西園戒幢律院記

郡城閶門外一拘盧舍而近有招提曰西園戒幢律院故工部屯田司員外郎君徐溶之別業房宇靚深樹木古秀員外慕古人捨宅斥之以供佛也員外初詣報恩茂林祇公宣木义戒于斯繼之者戒初昻不二同皆以明律主持稱律院者所以別禪講也律院

而系之西園者佛以二人共構精舍名祇樹給孤獨園名從主人不忘始也院之者禪堂兩廡藥師殿淨土大悲堂以及齋廚湢浴百有餘間皆員外布金締搆繼志而相厥成者其于樹紀也大雄之殿雲水之堂鐘鼓方丈以次落成助緣者緇白四衆而爲之植者朱某張某也捐俸錢造觀音大殿者撫院織造張周兩侍郎也院基址四十餘畝施供僧田三百畝者亦周侍郎也同公承茂休之後戒力圓明道風遐暢院衆恆二千餘指歲時參戒者五千餘指法筵清嚴七衆雲集吳中毘尼窟宅于斯爲盛于是聚沙居士

受周公啓請爲畧記其始末合掌贊嘆而說偈言

佛于毗奈耶宣說修行義三無漏學中戒學爲第一
戒能斷三惡譬如利干將戒爲禪定梯非梯屋難上
生死海水中持戒爲舟船惡道無津梁戒橋爲濟度
末法獰惡兒狂僞染惡病戒爲大經方應病與良藥
闔廬古城外有院號戒幢律師代住持戒衆爲歛集
劫火燒焚時梵天亦焦爛戒德所守護此地獨晏然
八關并六時初夕及後夜犍椎晨相鬭鐘鼓夕互答
腥風惡毒霧却避香燈帷譬如呪場中爲蛇畫境界
遠哉捨宅人種此福智田彈指歌舞塲化爲淸淨國

普熏持戒香一丸徧十方十方怨殺氣翻染成吉雲譬如脩羅宮雨下爲刀兵諸天得此雨遍地洒珠玉我作伽陀頌鄭重告戒神護持毘那窟戒撞聚不倒如有惡人鬼使犯戒壇鉞頭破爲七分如阿梨樹枝

地藏菴記

縣西城郞阜以陴旁陂立東嶽殿面勢軒豁直西十五步有地藏菴菴西二十步抵西譙門而山城蒞菴故大石山居隟地孫氏長者齊之施無盡上人剏菴供地藏菩薩架閣繚垣農力耆事今比丘象游也諸佛菩薩刹撞相望此獨奉地藏者惟菩薩以大悲運

大願弘大道濟大苦慈悲扳救如六官之有典司焉
此聚落在閻浮提不直一綱孔三毒五濁習因交報
種種具足菩薩悲之愍之與四洲三界等也昔者有
唐之世有人墜冥菩薩誦夜摩偈救地獄若開示三
世唯心一切心造但了唯心即空地獄令欲使菩薩
願力拔此土沉淪使刀塗血路風扇業廻銅柱鐵床
塵飛寢息遷茲雉堞樹此支提未及百年已經小劫
徵其利益蓋有三焉此菴旁倚麗譙俯瞰闤闠幡幢
落影飄拂旗亭魚鼓流音縈廻屠肆千家醉夢閃此
一燈萬井稠林開茲半偈方墳高顯佛樹浮圖城門

脫閣經安神呪菴之宅地可謂高顯懸燈表刹莫此爲宜利益一也採芳士女隨喜法筵躍馬兒郎迴鞭精院翁媪炷香而邀福樵牧捕燭以祈年莫不頂禮慈容霑濡悲願植上昇之種子剪捺落之根芽片善染神如磁吸鐵萬病掃雪若火銷膏利益二也菴東邐迤祠祭叅差祭賽則簫鼓喧闐報禳則紙錢騰涌神居既盡佛鐙瑩然清曉齋蔬斷血肉薰蒿之氣背中梵唄息威靈香火之緣護戒善神常依佛座雲車絳節每肅穆以來朝八部四王用保綏而相助福我毗庶攝彼人天利益三也唯玆末劫運值沉灰耗草

芥以爲兵憑身口而相嚙鬼母日啖九子血吻猶饞金翅頓食四生果腹未飽邪山毒海長此安窮整慮易心勿云少待惟慈悲爲療生死之上藥惟救若爲渡幽沉之大橋相與歸命慈尊津梁惡濁消殺機于積劫迎生氣于當來此土之人可不力與象游扣請老人俾爲菴記乃書此語刻陷壁間用告來游來觀之人并以勸勉護持此菴者若九華之地藏開元初自新羅涉海其名偶同耳僧伽大士杜順文殊應化不殊示跡有異今日此爲奉九華香火則僞矣必也正名請徵斯記

太原王氏始祖祠堂記

歲在壬寅王子兆吉立八世祖學錄公祠堂于先墓之側客有問于王子曰子爲習于禮者王氏之得祭始祖禮與王子曰祠祭之禮古今異制援先王大宗小宗之法以行于今大夫士之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爲始祖準古之別子始祖之長子準古繼別之宗古者始封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天子之祖有天子祭之也始爵之大夫不敢祖諸侯也諸侯之祖有諸侯祭之也適士官師祖禰以上有司祭者亦然今也率循古法大夫不祭高曾士不祭祖則胥爲若敖之鬼而

巳矣程朱之議禮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吾倣焉
于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自
吾之父母等而上之至于始祖父復有父祖復有祖
反古復始一人而已祀祖禰而遺始祖都邑之士之
知尊禰者大夫學士之知尊祖者其去野人之何算
者無幾矣吾之祀始祖也別于世之忘祖者也今之
世吾惑焉族屬之不問而貿販譜牒胥路人而祖禰
之也其亦胥祖禰而路人之也吾懼焉吾之祀吾始
祖也別于世之多祖者也王氏靖康南渡繇汴徙吳
至正末學錄公自江陰徙常熟準古宗法學錄爲始

遷太祖衣冠第宅三百年稱山塘王氏旹學錄之貽也吾里中喬木故家長老日以澌盡後生小子不復服高曾舊德吾滋懼焉食貧農力以樹斯祠宿戒子姓歲時薦享俾其仰而覩俯而思無或聒紈袴飫粱黍而忘吾祖之蓽路藍縷也無或膏唇口猾齒牙而忘吾祖之壇宇繩尺也無或飾面弓足衣諸于繡𢄼而忘吾祖之大布帛冠也明發夙夜雞鳴風雨無忘其所自生其爲饗食也大矣古之祭孫爲王父尸斯禮也今亡矣等祖禰而上之以尊吾始祖爲王父尸也者則亦爲始祖尸者也座尸而食北面而事尸有

其舉之雖以尸始祖可也而况于廟祀與雖然禮失而求諸野國有悖史越在草莽爰訪而徵諸舊史氏聞之曰王子之志備矣尊始祖孝也嚴譜系義也敬宗合族下治子孫仁也實其言鳧鷖之五章取公尸焉豈唯長王氏而已遂序次其語爲記俾刻石陷置屋壁且以徇夫邦人子弟學錄公諱裕字均才王子名夢鼎天啓丁卯科鄉進士官行吏部司務

王氏杖蔭樓祠堂記

宗法之亡也以近世士大夫不講先王大宗小宗之義有家祠而無宗廟也蓋封建既廢古今之禮典與懸

矣古者別子爲祖繼別爲宗非諸侯之庶子則公子之始來在此國者今亡之矣繼禰爲小宗五世而遷者則有之而宗廟祭之制靡有存者有人于此宗支繁衍子姓富厚一旦舉行大宗之法訪求側微寒餓之一夫舉族宗之雖百世爲之齊衰九月其可行乎又有人于此兄爲庶人弟爲大夫大夫主祖禰之祭庶人幸得分其餕餘今將使庶人以宗子立廟大夫供其牲物而庶人主其禮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其又可行乎將異俗殊禮之窮而不得不變也久矣眉山蘇氏知禮之變者也謂先王制禮獨小

宗之法猶可施于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後世論宗法者莫誓于此而世亦莫之宗也吾里司銓王兆吉氏立世祠于虞山之南祈祀高祖竹溪公而下四世復搆樓于西偏列祀同堂兄弟十一人以小宗之義考之自兆吉立祠則竹溪公爲高祖祠守竹兄弟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祠山城兄弟則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祠水濂笠洲兄弟則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祠同堂以及方輪則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一身而事四宗與大宗爲五上下五世粲然具列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備矣親親尊祖敬宗收族無

宗子之廟而有其廟無適長下正之宗而有其宗亡
于禮者之禮也昔者曾子問庶子祭而夫子之荅則
引子游之徒以正之首其義不誣于祭兆吉其猶子
游之徒與申明眉山小宗之義存宗法于既亡誰曰
不宜惟王與我世爲婚家年家祠中同堂十人狀貌
魁然衣冠儼然吾猶及見之我先君嘗曰王錢匹也
而王氏則滋大矣向者墳墓之訟韋布之宗老鼓篋
之小生相率摩厲致死墓門拱木其氣鬱然吾叔父
衰老受侮王氏羣從抗手扞禦如墻而立勢家逡巡
目遁婚姻孔云吾未嘗不永歎也吾錢氏能如是乎

先君歿四十餘年而其言益信余衰頽髦忘慙負葛藟于兆吉之請記也有深慨焉謹識先君之遺言以告司祏而兼以示吾子孫

王氏南軒世祠記

吾里中山塘王氏稱喬木世家有世祠在虞山城西劉永定公之右今王氏四世自竹溪府君已下簪纓蟬聯皆作主享祀于斯歲久漸圮王之後賢司銓兆吉氏夙夜明發永懷先德量工命日斥其舊而新之扆序靚深丹堊完好本高曾序昭穆歲時伏臘率羣從子弟致齋奉薦其祭之稱曰孝子孝孫曰曾孫某

兼士與有家之辭也君子謂王氏之祠知祭義矣昔王氏之老笠洲府君與先祖同鄉舉其孫梧州守復偕余舉南宮兩家婚姻洽比孰知其家風馴行孝謹廩廩德讓君子也流風浣薄家訓刓敝衣冠華胄天屬近親靡不家饗梟羹人懷聒譽惟王氏子弟保世亢宗糞除墻屋詩人急難禦侮之餘風猶有存者井邑既遷閥閱未改兆吉氏束脩勵志以尊祖敬宗收族為能事修飭壇墠蠲絜豆籩僾然建立在沉灰劫火漂零焚蕩之餘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豈不信哉祠趾為虞山西麓與大石相望懸崖側壁俯臨萬

瓦南窻面尙湖朝雲暮烟浮靑韻碧夕陽翻照綠金
絢紫雲旗赤羽昱耀于几筵榱桷之間孝子慈孫有
事于斯者其能無僾然肅然洞洞乎如或見之也耶
若夫少年英妙覩西汜之景而思咸池之敟則可以
聯暘九㫋朝氣通人長德覽懸車之昭而備懸鼓之
觀則可以昇神明扶暮景凡所以念祖德詔後昆俯
仰堂構固將有取于此詩不云乎匪棘其欲聿追來
孝我知兆吉氏之猶遠矣是爲記

錢氏義莊記

吳越武肅王之裔散居江表其在太倉則有中丞浩

川公公忠長德爲萬曆名臣其子封給諫君劬先熹後倣范文正公家規建置義田養濟羣族寢疾彌留執給諫君之手諄復誨誘給諫君泣涕受命斥負郭之田三百畝經營規式一如高平故事請諸公上復其徭役謂宗老謙益舊待罪太史氏俾書石以垂永久謙益初通籍從中丞公游辱以弟畜我具悉其生平制行篤行力學信道守職器量風節確然以文正爲師表企而齊之者也文正有監簿忠宣右丞侍郎數賢子熾昌競爽封君胚胎前光脩後門寒素之行損衣量食敬宗收族方文正之子無不及焉文正有

孫之釆官左司諫脩復義莊申嚴規矩亦猶中丞之有給諫鎦侍講所云立身承家無媿乃祖者也有宋開國仁厚養士積累再世逮于仁廟文正始應運而出思國家祖宗功德流唐漂宋積累二百年迺至萬厯以其時數考之則有宋慶厯皇祐之間也中丞父子丁一王之興遭際累朝之休明于是乎有祿賜之入有廩稍之餘有節鉞蘭錡之光寵燕翼貽謀休世滋大得以收䘏其宗族而繼述其志事繇是觀之世德作求豈獨家門之盛事哉維國家承平綿遠涵養淳厚深仁久道億世未艾于錢氏之義莊益信而有

微巳矣余嘗過燕趙之郊矣周原膴膴溝塍繡錯我疆我理千倉萬箱滄桑更置之餘朝而田畯焉夕而爲流傭矣夕而婦子焉旦而爲溝瘠矣牂羊羵首贄鴻在野鬼神狐群無所得食其況丰容暇豫庇本支而聚族屬乎今吾錢氏于此邦也義莊秩然義廩殷然伏臘有會雞豚有社士食舊德而農服先疇夫孰非祖宗之流光朝家之膏澤可不念哉可不敬哉自今以往錢之後人食義田之粒必將曰此一升一龠莫非國家之粟米也衣義田之桑必將曰此一絲一縷莫非國家之布帛也給義田之食以喪葬嫁娶必

將曰此生養死送同歌哭而長子孫莫非閩家之生
成長育也仰父俯子戴天履地油然而忠愛生勃然
而報稱作無愧文正之鄉人斯無愧中丞之後人矣
昔者紹興中范有曾孫直方述忠宣之緒論曰先文
正置義田非謂斗米疋縑便能飽煖族人蓋有深意
存焉中更南渡嶺海召還兵火焚燬之餘長幼二千
指聚拜墳下慈顏恭睦皆若同居近屬然後知文正
之用心悟忠宣之知言也今給諫經理義莊卒業崇
禎末年而乞文刻石汲汲于此時也追文正之用心
撫紹興之遺跡祭必有先丘不忘首其不徒以述祖

德貽後昆而已也苟夫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給諫之
念之也深且遠矣余故推原其志意讙而書之以附
于公輔之後中丞公諱柯萬曆己丑進士歷官副都
御史巡撫南贛封給諫君諱燦殁而從其父祀于學
宮給諫君諱增崇禎辛未進士今官戸科右給事中

督漕李石臺使君去思記

凡方嶽監司大官下逮郡邑吏任滿拜除邦人必遮
道攀留塑像勒碑刋陽木鐫貞石相勸惟恐後若左
官見抵者則倒無有豈古之所去見思敝緇衣而茇
甘棠者胥在彼而不在此歟督漕憲司江右李使君

視事經年漕政治辦考課當第一用漕折不中額免官余衰病閭戶邑之耆老子弟踵門請曰自漕使開署吾土建節相望兵荒鈎連徵求塡委運弁豪虎旗軍封豕胥徒鬼蜮交關滿溢歲漕告竣民間脂膏骨髓捲地盡矣牙璋虎符驚踊郡國及爪往還曾不識使君誰某數于何有而況思乎今吾使君之來也周爰咨諏爬搔病苦計口食脩自刻勵集漕衆而誓之曰吾洒濯飲水洗手將事必不忍奉東南數萬億瘡痍赤子膏汝喋血吻于是鋸牙鑿耳之徒如擒而進銜尾而退糗稱既北吳猶有民誰之力也吾儕小

人嚮其利者爲有德歲時伏臘閭閻兒女猶使君之在此堂也惟是南山片石思人譽樹媲美于前政之遷除者國有人焉敢因以請余逡巡未及應諸生秀士摳衣而前曰父老之致辭善猶未旣也今夫達官能人游光揚聲傳遽公卿者生祠堂屋幡幢剌天或蘇爲溲牢矣趺龜護螭黃金塡字牧敲火而牛礪角者有矣白樂天之記麴信陵也孫可之之書何易于也詩不過短章文不滿尺幅至今人頌慕之不衰吾不敢以信陵易于蔽使君而竊以樂天可之徵夫子也使君胡床挂壁襆被蕭然寒窗竹几篝燈夜讀書

聲琅琅與銅籤相應文士握別毋雒誦夫子之文以相勉然則父老所謂蒼苔白石有愧詞者覡首之山淵豈有徵于此乎夫子將奚讓余慢然受簡揖諸生進諸耆老而告之曰父老思使君則善雖然爲留使君謀則疎誠能選擇雄駿子弟褁糧蠃足條使君治狀投匭而叫九閽仰朝上夕報可耳不此之爲而謀諸腐儒老民炙枯竹汗蠹簡幾有聞于後世石不能言不已愚乎言既耆老潸然泣下噤不置答余懵瞪不忍復也遂援筆書其語俾刻石以爲記使君名來泰字仲章撫州之臨川人嘗督南學有譽望士大夫

稱爲石臺先生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八

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端劉公墓誌銘

明之二百五十三年當萬曆之庚申期月三朝國運
促數故相南昌劉文端公定議移宮鎮撫社稷歸朕
爲一代宗臣在事三年而去去位十三年而卒謙益
罷免家居孤斯埰具行狀請爲隧道之銘曰微公誰
銘吾先相國者遭世多難未及爲而斯埰又卒孫元
釗申請益力乃喟朕歎曰謙益萬曆舊史官也定陵

復土奔喪入朝移宮甫定國論廷辨歷歷在聽覩中涓歷坊局與聞國故公與羣小水火薄射不相容貫皆深知其所以然其忍不抵欸奮筆別白涇渭庸以媕婀黨論偭錯青史謹按庚申之八月光宗皇帝宅憂嗣復即日拜公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與蒲州韓公並命光廟仁孝事鄭貴妃如母李選侍受其餌閹通扇動光廟屬疾馮几見羣臣選侍紅袖闖御幄推挽皇太孫傳旨封皇太后皇后公要廷臣力爭而八月晦光宗賓天中人李進忠等閉乾清宮門不聽羣臣入臨比入舉哀畢公詰問羣奄皇長孫當柩前即

位今不在者何也羣奄東西走不置對秉筆太監王安啓曰選侍匿禁煖閣中不得出一步可若何公整襟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愼勿退遂趨而入上見安至呼曰好伴伴來救我安軟語選侍不出諸大臣不肯退第令一出卽返選侍頷之且中悔攬上裾不釋手安直前擁抱疾趨而出公亟迎升輦比及門宮中厲聲呼哥兒却還遣使追躡者三反公傍輦疾馳掖上升文華殿登寶座卽東宮位羣臣叩頭呼萬歲朕後擇吉告廟受朝事始大定是日羣臣上箋勸進畢選侍猶趨呼還閣公亟奏曰乾淸未

淨殿下請暫居慈寧上色喜顧安日伴伴今日安往
得髯閣下伴我我乃無恐公髭微脩上希見外臣故
目公云耳翌日冢宰周嘉謨御史左光斗疏請移宮
羣閹嗾選侍要上盟垂簾語問杖殺左御史首輔德
清方公議展移宮期公不可曰先朝故事仁聖嫡母
也移慈慶慈聖生母巳移慈寧今何日也可姑緩耶
選侍即日移一號殿而天子還居乾清自是移宮之
案立矣先是光廟病不能自力兵科掌垣應山楊漣
抗疏論宮府事上特召見俾與顧命漣退而告天誓
判死命報玉几入臨拒門升殿枙輦羣奄持挺叫呶

聲勢鼇涌漣大罵奴才手格披靡叱首輔折大奄抗論于朝房松棚殿廷日以十數而移宮始決公每追理前事歎且泣曰當天位未定朝士吉服立殿下日高不聞宮中聲咸譁曰事去矣相顧不知所爲吾扶輦至文華殿百官踉蹌隔數百武交踵莫敢前獨楊給事一人奮髯瀝血聲撼殿陛今日事定朝右以給事爲口實豈不异哉公受遺決策鎮定危疑與楊文忠徐文貞相似而其事權有不侔者公受事彌月得君未久也位卽次輔坊政未專也上御文華時英國公惟賢奉右手公奉左手首輔紆曳履將安之乎我

趨移宮彼議展期非條肰左右袒乎爲主伯易爲亞旅難爲亞旅易爲亞旅之主伯難政不一門勢有多變前軒後輊左支右吾公之苦心竱力殆有百倍于新都華亭者艱難獲濟甘苦自知而以將伯助余歸其力于應山古大臣心事惟可與天地鬼神道也上旣御極德淸移疾公矢心當國謂朝廷以法祖爲先臣下以奉公爲要匡主德重疆事扶衰幹蠱知無不爲而大端則在乎以人事君神廟三十餘年舊德遺直廢籍塡委壹以大行遺詔從事白首耆艾布滿九列闢門開聰士氣鬱肰海內喁喁向風矣移宮甫竣

選侍名下李進忠劉朝等盜內府秘藏過乾淸門而仆金寶累累臥地下皇遣大臣驗視案治甚急羣小爲奄畫策曰上怒亟獄未易嚮也內庭喧傳選侍移宮日跣足投井語狠籍不可聞上冲人以違先帝爲詞易撼也司禮數悻直忤旨羣恕安藐上位把持法司上必怒而逐安如此則移宮之案翻顧命諸人可盡逐而大獄解矣于是臺省請安選侍議寬盜獄更番詭辭以嘗試上意上初怒言者累旨譙責公力救乃免及司禮安以强諫譏忤魏忠賢阿姆用事上意蘧然盡解而羣小乃壹意攢矢向公東事日亟朝議

謂非舊撫熊廷弼不能辦遼上遂起用經略而言者
交章擿公公面奏曰臣知君父爲尊封疆爲重恩仇
禍福非所計也上亦心念公舊勞委任如故而客魏
積不相容言者益摭拾不已自是去志決矣公司禀
擬持大體明國法抑浮夸遏僥倖引繩切墨不少假
易盜庫之獄上傳饒死羣奄辦疏徑下法司公引例
執奏封還原本則中外交恨魏忠賢故名進忠壞陵
工邀敘公援祖制內臣非司禮掌監及提督陵工不
得蔭弟姪票止加恩三等又數救言官攻阿姆者則
客魏交恨烏程相由客魏入以募兵要寵與劉朝比

而與內操言官糾劾弄兵公爲之主則閣奄交恨謂
遼事鑿空捕風東江不足倚西援未可信而議棄廣
寧者三尺不可貸也則島帥寧撫與逃臣交恨于是
羣小謀翻移宫者含沙噴血詆讕萬端上亦無如羣
喙何矣抗疏求去十二上乃得請歸三年應山逮詔
獄考叙要典既定詔削官追奪誥命勒令養馬至是
而移宫之案始結嗚呼國家宫府之際難言之矣光
廟緘德東朝三十餘年神祖無金寒玦離之心宵人
搆烏烏枯菀之隙一旦長主臨御宫庭肅穆狐焉城
鼠焉社神焉叢彼于社稷何有庚申九月之事公與

應山挺身奮臂奪幼君于婦寺之手其爲國家謀則忠矣而奸邪醜類未有不膽戰毛豎幾其萬有一敗者也皂衣赤棒瞋目而拒宮門者李進忠等諸人耳羣小之囊身假面負塗豕而伏戎莽者不知幾何人也黄金火齊負重而伏禁地者劉朝田詔諸人耳羣小之飛頭傳翼移銅山而攢金穴者不知幾何人也護選侍綬詔獄詳封疆簪筆飛章者賈繼春等諸言官耳羣小之機關制使線索提掇簸弄于陰陽人鬼之間者不知幾何人也公在事逆閹猶知憚公如不出反入之水猶可提捍公去而大獄煩興衣冠塗炭

祖宗二百餘年培養元氣凋殘殆盡雍流滔天莫知紀極夫朕後知公于國家以一身爲止水之舊防而痛恨羣小之斬而掘之也亦已晚矣應山之葬謙益論次其事以爲公之死不死于擊閹而死于移宮定計殺公者非操刀之閹而主張三案之小人世以謙益爲知言今援以論公之進退雖異代而猶信不亦悲夫公白晳疎眉長身玉立與人語聲可貫耳與其兄中丞樞部號爲三劉萬曆乙未偕樞部舉進士選庶吉士家居七年授檢討乙巳中丞以考功掌計四明相屬公祈免其私人所謂四凶者公堅辭曰官各

有守非所敢知也在坊局歷贊善洗馬諭德庶子升國子監祭酒繇少詹事轉正掌翰林院事丁巳內計羣小大索黨人謀盡逐詞林名賢若武進孫文介高陽孫文忠江陰繆文貞輩而謙益亦與焉公歎曰館閣眉目賴此數公吾敢愛一官不以殉衆君子堅持之皆得免浙人諠曰他司大熱詞林無收謂是舉善類盡斥獨不克逞志于詞林也公用是爲院長四年不遷頎然負海內公望而卒受黨人排笮亦坐此也丙辰八月充東宮侍班官光廟戒心狙擊間于憂疑公請對曰呼嵩稱萬壽遂稱引南山樂只萬壽無疆

之詩歸本忠孝以開廣其意光廟信口應曰讀史惜三餘公拱手進曰大禹惜寸陰即殿下今日之心也徹爲太平令主賀于時拜手颺言唱頌睿資流聞禁近用意在密圖擁祐光廟洊倚之故卜相首及焉熹廟登極踰月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戶部尚書次歲大婚升祔慶陵三禮成階由少保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官由戶部尚書改吏部殿學自武英進中極建極皆與䕫而定陵黔川功得辭免福淸去上宣諭稱首輔再三控辭以須福淸之至福淸初有閒于公已知其避席延佇始爲釋然公終不自明也高陽負

物望諸邊略人或問高陽是將爲蔡澤代公公弗省
密揭薦高陽宜大用居無何高陽以宰相督師亦自
公發之也公以忠誠結人主以誠信遇士大夫不以
建白博名高不以虛聲籠物望于六曹有綜理無刺
削于言路有援救無呴煦開誠布公引咎分謗有勞
人長者之風國是參差風義感激未嘗有一言半詞
少自貶損辭初日具疏自列其略曰鼎湖上賓事變
倉卒爾時光景皇上知之在廷諸臣胥知之事定之
後遂謂天祐社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庭
者遂以論訛去計亦皇上所淺測也禁闥祕密非臣

所知但思先帝龍潛之日皇上鶴禁之中翼戴何人調護誰力扶掖鑾輿抗遏䙴挾當日指以爲功今日搆以爲罪上下千古呂强張承業與李輔國魚朝恩法戒昭然臣願後人毋但爲五宗光寵計也外廷臣子當以君父爲急發東朝持挺之奸者自爲生事消後宮牝晨之禍者坐以交關雄唱雌和意欲何爲尤臣所未解也公以孤危一葉之身繫朝家九鼎之重忠言若語臨行彌切蓋不難臚列憂危磨厲當宁而難于匝明忠佞訶椓人于息休撑肉之日又不難軒豁眉宇激揚忠直而難于吹嘘枯腐表賢奄于營魂

離散之餘嗚呼豈非光明俊偉以道事君之大臣與公去奄黨銜公未已本兵張鶴鳴用公推轂起典奸細杜茂獄謀連染殺公司寇王莊毅公紀閱實平反一夕内降斥去而公誣亦得白奄復用劉朝行邊南北奸人劉廷元霍維華等持三案益急公從容語所親吾孤生餘年命如懸絲仰賴九廟神明與一腔心血耳彼以三案殺我則與應山同日彼以封疆殺我則與經略騈首持忠入地復何憾哉讀書譚道危坐竟日坦肰若無所與者越五年崇禎改元天子鑒公孤忠復原官致仕補給誥命俞吏垣章允儒請遣行

人賛詔存問公拜疏勸上清心勤學脩身親賢以覃
擬歸綸扉以獻替責探路又謂先帝以大有爲之質
掩飷于鹿馬之奸殺元良變祖制狀忠直一切歸獄
人主請爲先帝雪此大痛老臣忠愛朝著咸傳誦歎
息望公再起以崇禎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薨年六十
有九訃聞輟朝賜祭葬如彛典有司議謚曰文端公
諱一燝字季晦先世出漢廣陵王荆晉大興中徙丹
陽再遷玉山有允迪者由德安令歷兩浙置制使其
少子還豫章豫章三世祖享舉宋進士十四世生廷
璋于公爲曾王父廷璋生仕沃仕沃生陝西左布政

使曰材曰材生三子長中丞一焜次兵部郎一煜公其季也廷璋巳下皆累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公妻徐氏贈一品夫人生五子斯琦斯瑋斯璲斯球斯瑊孫幾人曰元釗等葬在某邑某鄉之諭塋謙益辱公道義之知掌院纂時移文郡邑敦趣史官里居久次者意實在謙益欲援以自助也居史館頗以埽門自引聲跡落穆公歿而哭之慟今爲公誌据見聞徵實錄不敢有一字文飾實以是報公銘曰

閩有易名論定蓋棺四十年間有三文端秩秩山陰羽翼東朝芒寒色正望在斗杓藹藹歸德扼于金虎

驕虞石甃善類斯祐南昌步武婉彼魁三艱危受遺
憂心如惔虞淵曜洗金樞御促手捧初暘以升扶木
綴衣再設垂簾屏息廟社又安不動聲色國有大蠹
與國存亡蠅則搓翅蟊惟食根鄭李連枝客魏扇醜
九首磨牙八狼盈口公之在位泰將大來唐天不墜
虞門弘開公既去國政歸刀鋸天心盡傷國脉鼎露
天之方蹶毗爾才賢南昌在廷高陽在邊揩柱國成
疆理戎索豈無漆梓亦有藜藿內戎婦寺外戎蝗蝎
羣小居中蟲蠻牙蘖非鬼非食憖置老成風雨雀鼠
大厦以傾宗臣在天扆從三后擁護赤符顧瞻朱咮

豫章崔嵬西江縈帶堂斧睪如丹青未沫徵文汗竹
斵銘樹碣元龜在玆敢告來者

桂國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謚

貞敏梁公墓誌銘

國家當萬曆初爲鴻朗盛際冲聖踐祚宮府肅穆江
陵張公以精強沉塞之才挈持綜覈三事大夫靡不
專管魄指肝腎衆功耆事勝任稱職少保眞定梁公
其眉目也梁公任本兵浙江羅木營兵譟焚刦撫臣
捶而投諸淖朝議洶洶江陵徐語公推一好巡撫往
足辦耳朕必起外吏知兵事者乃可公屈指計曰張

少司馬佳胤起家滑令禽劇盜斯其人乎江陵曰朕少司馬遂啣命往三旬而浙變定余初入史局長者爲余言二公握手細語不出兩三言而亂兵獷卒首伏于三千里外謀國舉棋者當如是矣余心識其事嘗爲梁公孫中翰維樞論次其略今距梁公歿五十有八年矣老人多忘朝家故事忽忽不復記憶而猶以遺民舊史誌公隧道之石此所以徬徨屏營一執簡而三歎者也公諱夢龍字乾吉其先山西蔚州人洪武初徙家眞定曾祖釗杞縣訓導祖澤咸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父相繼室崔氏以感異夢生公公

官省垣始受封釋學子巾服及見公致政而歿公脩眉炯目廣顙豐頤堂堂具大人相八歲喪母哀動路人年十四新鄭高文襄公計偕過眞定執手旅舍盱衡抗論高公歎曰郎君國之寶臣也酌酒再拜定交而去中嘉靖壬子鄉試明年舉進士選以堵牆儲胥勾稽墩臺亭堡瞭望收保如堂閫庭以僮奴乳哺勤恤傳烽夜哨偵撥屬吏與夫擺邊伏路罷校退卒目營手畫口決指授行之期年邊備脩舉而其大者則在乎駕馭大帥撈籠豪傑戚少保繼光李寧遠成梁嘘唶宿將目無文法吏一皆就公條鏇頤敎臂指當

是時　小入則小創大入則大創諸鎮皆受成于公
捷聞必推功歸美不自已出諸大帥益心服公器量
公六防竣事四報大捷先後上首功公斬鹵首至三
千四百九十一級賊大　三十九級獲達馬至三千
五百九十五疋駱駝九十一隻盔甲器械無算上以
奇功可嘉累賜敕奬勵在鎮踰年就任加兵部尚書
邊功竣加太子少保三年考滿再蔭子至錦衣衛百
戶世襲賜白金文綺間以飛魚坐蟒錫予使蕃使命
絡繹近代邊臣未有也九年詔回部管事條上部務
關茸者四事及革民間種馬定土官承襲皆著爲令

載在會典次年推吏部尚書上特簡點用江陵既歿言官追論無虛日蜚語及公公抗辨求去三上乃得請林居十九年考終正寢萬曆壬寅之元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天啓四年高邑趙忠毅公歷敘公生平大節訟于朝得贈少師賜祭十壇偕封一品夫人馬氏合葬東岡之賜塋嗚呼萬曆初年朝著精明中外敉勵士大夫如眛旦醴面朝陽晞髮公于此時擁旄雄鎮執訊獲醜以其身任國門鎖鑰何其重也翰林院庶吉士散館請外授工科給事中累遷吏科都給事中諫諍侃侃持大體極論李吳二冢宰營私招權朝

右侍郎慈溪袁文榮公以撰玄稱上意將眞拜公抗
言相臣宜用學術純正名德宿望足以鎭華夔服中
外者奉嚴旨詰責久之得解遷順天府府丞河決徐
沛議擇卿寺有才望者晉理新河袁公在政府颺言
曰才無出梁府丞者矣遂出爲河南管河副使任滿
陞陝西關內道左參政分守花馬池公博聞強記訪
求掌故儲術經濟由省垣外補重自鏃礪至是益自
喜以爲當敵衝要可以諳邊情曉戎事也旣受事嚴
申儆備廣設方略練習如老邊吏敵不敢乘間攻抄
條論備邊五難鑿鑿中利病雖官監司三邊隱然以

長城屬公累遷山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隆慶四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明年轉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所至頒布條要刊削闒茸不事

在山東親歷海島禁遼海流民不得狙伏內地盤互仇殺在河南用沈命法捕盜禽獮中原盜賊伴無遺種爲國家積灰徙薪長慮在百年以前非凡所知也萬曆元年徵拜戶部左侍郎改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六年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遼薊保定公謂國家備禦九邊按圖畫地方冊具備邊臣無他奇謀只在辦實心幹實事耳以疲痟爬

擾體察南北軍情四鎭諸路標營疾苦政枋更攺鈞
黨刺促公去位之後朝政蠱戎索隤木朽蝎中暮氣
遒盡疆埸之禍孽牙于咆卓藴崇于楛矢而馴至于
不可爲撫今追昔考公之進退而參合于國故𤣥黄
消歇汗青驕肰以金銷石泐之餘爲晛見霜落之候
天乎人歟斯則可爲痛哭已矣公以冢宰告老太公
猶徤飯偕馬夫人扶携侍膳如嬰兒稚婦以其間走
馬射生譴舞擊咢以相娛悅蓋三年而後歿旣免喪
歲時踏青上冢巡行田舍夫婦並駕小舟車子女及
內外曾孫男女五十餘人羅列輿傍扶輪叱犢牽衣

繞膝讙呼上壽鄉人聚觀讚歎以爲神仙而夫人又
後公十六年年八十六而考終國運休明元氣磅礴
旣醉五福總萃于公之一門非偶然也公生子四人
忠思慈志並承公文武蔭其後益蕃以大孫男十二
人女十三人曾孫男二十人女十六人玄孫男女三
十人忠生維本禮科都給事中思生維基南雄府知
府志生維樞山東武德道僉事而維本之子清寬維
樞之子清遠今皆吏部左侍郎維基之子清標今兵
部尚書于是參政脩家狀司馬暨兩少宰撰幣致辭
實來請銘銘曰

恒山北嶽上扶乾門寶符在代是生偉人降人析木
受姓大梁經文緯武恢我皇綱乃儲中秘乃拜夕垣
三階色正五緯芒寒戒彼翰音策我驥足發硎維新
駕車就熟爰長方岳爰領旌節徠徠威望讋服戎羯
帝眷薊遼惟我左輔汝歸視師孰敢余侮橐兜戢櫜
豹尾神旗六防四提露布交馳帝曰念哉汝歸弼予
夏官冢卿喉舌帝車功成身退赤舄居東飲御燕樂
壽豈令終公神在天左右神祖袞衣繡裳雲車月斧
公澤譱後繹繹薿薿詒我豐芑作令胥梓東岡之阡
高㘭嵯峨豈無樵牧鬼神護訶塵蒙金盌灰沉玉檢

敬徵闕閥脩嗣琬琰先民有言匪本曷思鑽石刻辭維以告哀

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贈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石門許公合葬墓誌銘

天啓壬戌國方毀之初旦制科得人爲盛臚傳首茂苑文文肅公庶常擢會稽倪文正公漳浦黃石齋公暨吾邑許公余在班行舉公謂詞林有人舉手相賀既而文大用以復隍貞吝倪黃晚用以過涉終凶許公則不進不退入于坎窞以殁迄于今井竈堙毀宿素漸盡余乃以孑遺荒耄潰淚而銘公之墓悲夫公

諱士彔字仲嘉學者稱石門先生其先宋南渡居江陰國初徙邑東唐市祖汾布衣居胡襄懋幕下叙平倭勞官神武衛經歷父儁字伯彥娶馮氏生公伯彥高才强記授春秋于先宮保爲入室弟子不事生產落魄好大言里中兒呼狂生如漢酈食其則大喜其教子治文武二經文經除爾雅加家語胡氏傳爲十四武經加握奇經爲八公諷誦皆上口踰年而卒業搖筆凌紙奇怪涌出余見而驚異之孫子彔遂以女妻焉貧益甚脫身游外家焚膏呑紙盡讀其所藏書文益奇都人士莫敢梯接萬曆戊午舉于鄉壬戌舉

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甲子授簡討得封其父母持
節封楚藩踰年丁外艱崇禎戊辰服除纂脩神熹二
廟實錄管理誥敕陞侍講兼經筵講官皇子生覃恩
贈父及二母辛未分考會試癸酉陞右春坊中允歷
陞諭德左春坊庶子掌坊凡四年而有南京祭酒之
命甫蒞任坐戊辰撰誥文越職降調辛巳補尚寶司
丞壬午三月遷少卿以疾卒于位公爲諸生邑令楊
忠烈公錫山高忠憲公以國士期許二公忤奄奴公
方居憂中夜呼憤涕泣濕苫塊先帝誅逆表忠涣汗
大號公當官奮筆一日草數制發揚蹈厲感盪震越

朝右抃舞繼以流溯閹姦媼醜莫不留眎瞪眙褫精
亡魂部黨之目定于此矣烏程攘袂卜逐佘鋸牙岐
舌頭角觜觜會稽數日文華殿爲同文館矣公昌言
于朝閣訟是非較肰安能將一手掩天下目言路攻
烏程章無虛日烏程疑二公唱導而尤以鄉曲忌公
烏程當國久勢張甚公獄獄不少屈甲戌官宮諭上
帝王世系二疏明與烏程相排笮而公益危矣先是
羣奸嗾逆賢定三案刊布要典改脩光廟實錄鏟削
其與要典牴牾者會稽請焚毀要典天下韙之久之
改錄如故要典猶弗焚也於是茂苑及公相繼論改

錄之謬茂苑請刊定改錄所筆者而公則摘抉改錄所削者公初疏曰臣備員纂修恭閱皇考實錄總紀于世系獨略皇上娠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凡此皆原錄備載而改錄故削者也原錄之成在皇上潛邸之日而詳愼如此改錄之進在皇上御極之初而草略如彼此大經大法所在不可不亟正也疏上奉旨謂累朝舊例不必滋煩爲稱復令中書官捧移廟總記以詆公公具揭爭曰皇考實錄與列聖條例不同列聖在位多歷年所登極後事皆用編年排纂

則總記可以不書皇考在位一月登遐三后誕育聖嗣皆在未登極之先不書之總記而誰書也穆廟大婚之禮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總記不載母后之姓氏封號皇子之出震承乾寶册金書輝映天地編年未嘗不具載也皇考一月易代載册熹廟儀注而皇上之册立闕焉可乎烏程怒攘臂揭叅同官扼之而止公復抗疏言累朝實錄無以不書世系爲成例者臣所以攟扶改錄政謂與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顯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錄具書保護之功而改錄削之者何也分莫尊于正嫡功莫大于保聖國本幾危

于震號天心幸托諸坤寧當日調護之苦心眞千古孝慈之極則宗廟賴燕翼之慶誕發于本支而史臣抑顧復之勞抹殺于寸管此尤天理人心不容終泯者也疏上仍用前旨報聞而烏程嗌公益不可解矣嗚呼三朝之事根抵宮掖下窮私燕上及山陵天啓初高陽孫文正上言皇上如信臣爲帷幄近臣俾直陳先帝危難舊事臣得引諸輔臣爲證一一爲皇上剖明之由此言之卽漢世掖庭所謂奈何令長信得聞者終未嘗不流布人間其可掩乎羣小之改實錄也護要典也當璧之憂危伏蒲之諫諍以迨于選婚

誕嗣一切叅典皆殁而不錄以爲必如是則椒塗之城塹日堅汗青之罅隙盡杜人主習其讀而問其傳茫然如蝸紙故牘無可覽觀何從撥煨燼于蕉園埋科斗于汲冢遂使宮掖金虎皆得坐保百歲之安而禁近銅龍無復通知累朝之故公之論敃錄也不爭於筆而爭于削兩疏之未追誦孝端則已直發其機牙而窮灸其病穴識者歎公之更事深奮筆勇憂國遠慮比肩高陽而惜人主之不見省也烏程鋤異已益急懸金購私人詆諆黜逐會稽牽連公族子重熙私史請事窮究公密封原書進御史禍乃止茂苑進

講春秋當上意登拜烏程力排之二月而罷公復昌言于朝如聞訟時烏程語淄川曰虞山茂苑二烏也有大小爾在將怒飛吾儕能安寢乎遂命謀出公于南烏程去淄川以誥詞發難逐公司業周文節公為公抗辨曰詞林故事閣臣分派撰文或手加詳定或發回改撰未有竟自糾參者也誥敕用寶歲有常期未有十年之後用寶進呈吹求當制者也贈誥專屬中書崇禎三年申飭事例未有追論元年之史官詆為越俎者也高攀龍純忠正學忤奄沈淵皇上剪逆褒忠光施天壤一旦毛舉細故舞文反汗褒貶不錯

貸是非不兩立今之贈卹爲非則昔之削奪爲是忠良色沮于一字奸逆手笑于九京此非所以厲當今示後世也疏雖寢不報公論大白久之稍遷尚寶司丞公病矣主憂國蹙不敢引例待遷乃力疾赴闕病痰厥足不良行晨夕捧寶御前左掖右平擩檻峭陀目眴魂稽蹩覺將事郊壇沍寒夜半瘴瘯據敲舌强齒噤氷雪生膚鬢中臥牀匝月即家拜少卿十日遂不起壬午三月初三日也年五十有六公爲人忠信易直光明雄駿事親交友咸有至性痛其父仕不及養卜地封壤必誠必信墓傍丙舍築臺除道面湖負

山曰吾先人豁達有大志魂魄獨釣游于此無使邑邑也與人交握手出肺腑急難讓平先人後已身程起牢脩獄殺余羅網布中外公焦頭濡足上告下訴奸人遂飛章訐公先帝逐身程尸奸人于市禍始得解在坊局久戚里貂蟬金吾緹騎多出門下公傾心結納用是以消弭蜚語寢息告密國體士氣保全實多其事秘人莫能明也流氛告急余與公謀招材勇練水師爲保障勤王計公典衣損膳傾橐以佽助既而稍解嚴奇材劍客皆以公爲歸相與其甘苦同臥起周旋鋒險抵夜不忍去其得士死力如此公嘗謂

讀書當官須緩急有用恥爲大冠側注拱揖矩步祈士能以致雨者崇禎初頒恩詔之陪京大奄運皇木梗河道衆隨蹋張礮石交下公命設龍亭樹旌節朝衣冠立鵠首趨傳呼某太監朝駕奄逡巡詣駕前杖衣叩頭候詔使舟行乃去人謂公應變方略已見一端而惜乎其無所試也公妻孫氏淑儀婉則御窮守貴士類以爲婦師生二男子琪瑾生二女子嫁翁瞿公之歿也瑾泣血匍擗扶櫬南還于戈塞道琪間關詣闕白公寃狀詔復原官峻贈詹端崇禎甲申之二月也乙酉八月琪等渴葬于戈莊之新阡瑾鵲起科

第歷官方岳覃恩及三代乃脩諭塋閈神道奉母淑人柩祔葬排纘行狀而請銘于余璒之狀公也詳其于人才國是消息存亡之故瞻烏泣麟有餘痛焉于是知公之能仕致忠不亡君父盖易世而未艾也銘曰

日之方中乃見沬鶻鵰高飛六鷁退䀹狐見豕甚可𤞞載豕盈車吁可怪四門穆穆四夔萃一夫九首縱𪄧嚶寇張之弧飛我說始稅往不遇雨胥䏚晦吁嗟許公獨顛頹三朝金匱力簡裁紫泥封璽傍華蓋左官猶在爐烟內童麋獨犀豈足戒讒夫罔佃交砰倪

越甲鳴君志士噫螭頭溘逝死不悔忠魂戀主長望
拜三年上賓豸侍衛佳城鬱鬱形氣會冥龍乘風水
爲界如膏斯屯後將沛白楊蕭蕭青竹在我刻銘詩
訊金蓮金鏡六亡世奚賴王明受福終古喟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慈谿馮公墓誌

銘

崇禎末年大命中圯公忠謀國之臣排大疑建大議
者二人曰總憲忠文李公津撫馮公李公密疏請上
堅守以衛九廟倣先朝故事命太子監國南京分封
二王江澥以壯藩翰上袖其疏累日咨嗟太息羣臣

請遷者蜂起沸騰上怒幷寢李公議而馮公之在津門也嘗力陳寇在門庭南北多便宜疏通布置防患未朕甲申三月方移疾候代事急遣其子愷章飛章入奏京城單虛戰守一無所恃臣謹具海船二百艘率勁卒千人身抵通郊候聖駕旦夕南幸三月初七日愷章匍匐入都閣部諸公鈐柝沈沈閣門晝扃久之次第引見司徒倪公曰上決計固守疏必不省內閣范方二公曰津撫方用截餉切責安得自送死愷章徬徨七日飲泣出國門四日而京城陷嗚呼李公非膠柱死守也以爲六飛萬乘不當輕試一擲監國

撫軍以靈武係天下之望此經權並用之策也假令知津舟宿戒航海無虞痛哭叩閽請急上將劒及寢門郎不朕臨遣分封可以立決天下事尚可為也倉皇奏報倚閣部為口喉舌羣公拱揖緩步拘牽文墨裂裳裹膝之使倚牆鶴立而無所控告此則天不悔禍有鬼神闞鬲其間非人謀所能及也賊既陷神京分兵徇畿輔津道臣翻兵引賊公突圍而南以圖興復比及家精營消亡聲氣酸咽搥牀撫膺祈一死以從先帝距鼎沉五閱月耳長呼過河視不受含豈不痛哉公名元颺字爾賡遠祖吳越尚書叔和家于慈

豁以工部司務贈光祿卿兆騏爲其祖以南京太僕寺卿贈太常卿若愚爲其父以兵部尚書元飈爲其弟公弱冠而學成太常命司馬師焉司馬舉進士先于公六年皦厲名行正直是與海內稱兩馮君天子亦知之初涖津門厲兵振旅犄角諸鎮斬馘獻兵過當上大喜賜金幣一于錦衣間語司馬若兄在行間病煩眩良苦司馬頓首謝曰臣兄誓捐軀報國何敢言病上屬司馬傳語命愼用藥物遣中使賜宮參八兩上知公可大用倚毗良重而外庭或未之知也公舉崇禎元年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中人張彝憲

管理戶工二部請屬其郎官公抗疏力爭謂內臣別
立公署不得踞兩部之堂兩部臣不得叅謁內臣犯
交結之禁部臣錢糧有弊聽內臣糾劾不得越俎薦
舉公監督長德二陵橋梁稅手受事上羸金四萬有
奇纍憲毛舉中公無所得恨益甚佯墜馬傷足請告
歸三年起禮部儀制司郎中出爲湖廣布政司叅議
備兵蘇松九年秋鳴鏑躙畿南首率衆入衛浙兵將
出境而公已渡淮矣抵濟寧奉詔班師加銜爲福建
提學副使烏程借文社鉤黨剪除江南名士公覆疏
請戒其禁勿蹈東京蕁筒覆轍坐鐫秩降山東鹽運

判官十一年濟寧告急攝兵備城守十二月却東師于城下幷擊殺高奄部兵乘間肆掠者敵退請誅奄以謝燕趙齊魯冤鬼不報未幾用天津兵備開府救濟績也公通心疆志諳曉吏事所至薙劇盜按貪猾勾稽錢糧均平賦役皆鑿鑿副名寔又以中外多事備禦闒茸蒐軍實養士氣通輕俠拭瘢纇蒼頭盧兒縻弁退卒呵摩爬梳以冀一割之用人皆望而歸之自謂立身天地間只有一君一父只有一心一膽不判此七尺爲守內撑拄倫紀保全善類何所爲哉椽入宮鄰權相金虎與沸脣　而三目張齒擊聲淚

俱發奮欲以其身坎之鳥程起牢脩之獄刋章捕余事下所司案問而公左官當去公掀髯笑曰彼所以亟鋤吾者欲曲殺虞山而先剪其翼也我一日在事職當窮究此獄三寸管在我三尺法在我闔門百口在我彼其如我何于是登堂視事懸鼛鼓召介衆引繩切墨手定爰書獄成而後去天子爲之感悟尸奸人于市而烏程亦先引去而同文之獄少緩矣生平勇于爲善怯于進取醲于道義淡于聲利居官不取一錢而饑寒待衣食臨事不假嚬笑而吹噓遍枯朽與司馬公恣其友愛兩家兒女更衣并食身任主伯

綜理家政司馬一無所與司馬之夫人一針一縷必取諸丘嫂公卒司馬曰兄死吾無歸矣哭踊臥地上不復歸內寢越七日不起易簀含歛皆在公柩前嗚呼難哉公卒于崇禎甲申九月初十日享年五十有九娶何氏封安人贈淑人生一女側室徐氏生愷章劉氏生愷奇孫四人葬邑之小漁山歲次癸卯愷章屬契家子姚江黃宗羲撰次行狀請予追銘其墓嗚呼甲申之禍亘古無兩痛定思痛追悔航海之議不與李公合并未嘗不拊心慟哭也雖然論人才于炎正之季固未有若二公者李公如秋霜烈日驚爆兩

問馮公如長江大河涵濡羣類天生斯人以匡植末造而卒與廟社俱盡吉水風烈接踵信國偉矣物論悠悠附耳借目馮公之忠言奇謀抑沒無聞後死者之責也明有簡策幽有神祇其何敢阿私所好欺誣來世是用大書特書表而出之不敢以文銘曰

茫茫天津析木之墟駕鵝橫飛封豕負塗旋斡耳杓以迴帝車雲帆星旃百靈扈趨蛇蜒負舟蒼龍白魚海童送驅江妃導旟北燕東吳如堂適除天梁中截壅此簡書六龍引掣羣彼鶵鷵羣死畢命天乎人與觚稜灰飛蕉園燼餘碧血已化丹心曷攄隋山宰木

弔者欷歔舊史作銘敢告石渠

中大夫光祿寺卿奉詔起南京工部右侍郎贈

一級徐公墓誌銘

公諱如珂字季鳴世居吳縣橫塘里曾祖政以布衣經政八邑田賦籍在冊府祖言父思仁皆贈中大夫光祿寺卿母淑人劉氏公生十四年而孤萬曆乙未舉進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陞浙江司郎中主事謝廷讚越職請建儲神宗震怒鐫責同舍郎降雲南布政司添注照磨謫籍十年丁母艱起衡陽府推官服除補河南明年陞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遷郎中歷

倅五年遷廣東嶺南道右叅議天啓元年轉四川兵
巡上川東道副使復重慶搗古藺敘功第一久次入
爲太僕寺少卿陞通政司左通政乙丑陞光祿寺卿
丙寅推南京工部右侍郎逆奄矯旨削籍爲民歸里
三月而卒冬十二月初九日也年六十有五崇禎元
年收召忤奄諸臣仍以原推起用公捐館一年所矣
公忠誠亶直砥節首公于國爲勞臣于世爲志士中
年以平蜀盡瘁晩節以忤奄捐軀生平勳名風節此
二事爲最鉅公入蜀也奢崇明戕蜀撫于重慶賊目
樊龍張彤據城以守而與其子寅重兵圍成都公疾

驅至荆州寄彌月兒于鄧氏單舸入夔抵墊江策之曰蜀事急矣欲保全蜀莫若急攻重慶以解成都之圍重慶三面阻江一面通陸賊據佛圖關以扼我莫若先奪關以制其亥命召募得勝兵千人檄調土司及材官良家子義兵繼至正月朔日誓師初六日合圍十六日邑梅石耶兵閒道走關下斬首數百級軍聲大振而成都以晦日圍解矣公謀奪關益力二郎關在佛圖上游親率遊鋒數千走魚洞駐雙山繞出佛圖後女帥秦良玉授首還與諸將連營爲一字陣横亘十餘里守備金富廉率所部先登呼聲陷樓櫓

賊咋指呼其乳名曰誰能遣金么兒出效力如此四月廿四日我師克佛圖關逆酋兵數萬自江津來援道鎮請撤回以避其鋒公不可同知越其杰率馬湖遵義兵赴瀘檄還師躡賊官兵七枝左右夾擊賊大敗江水為赤賊勢窮蹙下東道戴君恩遣間招撫扁舟過江執張彤手好語移時而反復叛公趣諸將急攻金富廉馘張彤樊龍效亂兵手諸兇渠縛檻車下東道君恩獻俘闕下天子為告廟御樓受賀下東道立峻擢三級而公守上東道如故是年冬有搗巢之役合江于六路最要制府以監督委公公議分兵三

路羅帥出左路趨赤水抵竹兎規取土城斷古藺後
石薛帥出中路趨先市抵小關疾趨上城恊攻古藺
掃賊宮室墳墓越同知出石路趨九枝抵中箐且擣
永寧蒐賊窟穴部署既定越中讙解去兩帥爭兵而
閧羅顧望流言兵不當繇土城公怒曰藺之有土城
猶渝之有佛圖也羅自畏賊耳而唱言不當出土城
阻壞大計我卷甲疾趨土城首當賊衝彼亦將曰余
馬首是瞻耶大書榜軍前先市仁懐兵敢退一步者
斬諸將股栗莫敢後軍中需餉亟仁懐米運梗大丙
灘水悴石齒輿誶叫號公炳香禱于神須臾水長二

丈亂流而濟軍聲騰踊沸江水賊借水西兵十萬來
援勢張甚我前軍少却捍子軍覃懋勳挽白竹弩連
中之賊大潰轉戰數十里斬首萬餘級遂破古藺縱
火焚僞宮闕五鳳樓發掘冢墓碓颺其骨癸亥五
月十三日也明日破土城逆寅中鎗遁去父子竄逆
水西龍場霸公晝渡河三策決計請濟師制府中羅
帥語撤綏師期而內召之命至或曰賊其釜中矣盍
蔵事而後去公笑曰枕戈坐甲勞人事也飲至策勳
以俟能者往謫滇時夢朝見神宗皇帝袖中出川扇
三日若爲我手持遺皇太孫今三川扇動隻手撐持

以還聖主亦可以報命神祖他何望哉其劬躬耆事有功不伐皆此類也公入朝逆奄竊枋兒孫滿朝右公風骨稜稜孤峭行一意奄黨怒奄亦怒奄不知公何等人也料奄章滿公車封進不踰晷奄黨曰彼將比而殺公既而阿頌厰臣取次勸進公脩光祿寺竣具疏報聞奄黨曰光祿內府衙門也彼敢無一言及公乎奄積不能平先後陪正會推皆不報卒嚴旨削奪人謂奄怒未息也舟次靜海盜入帳中鈹刃交胷僅而後免㥏悸擣心殗殜不寐日經紀家事封題緯繣夜篝燈列子姓談說平生惋悒乃罷卒之日治具

召親好道故歡飲夜分客散良久痰湧嗌喉頓懣而
絕越二日大歛形者揭面衣色墨血殷始知有與推
其淡衷悱惻上以隱國惡下以殺黨禍生謝朱游之
和藥炙免楊震之露棺忠臣孝子之用心可謂至于
此極嗚呼悕矣公爲吏明習法律與除擊斷不以遷
人寓公傳遽其官在南曹西夔王豐肅煽天主教盤
踞禁地公曰此漢之米賊唐之末尼也夔自誇風土
物力遠出華夏公以紙筆畀兩夔隔別雜書舛誤不
相合羣公奉夔教者皆口噤無以應而放屏之議定
徐庶人冐宗糧五百餘人詢許部郎囂囂莫可制公

奉旨清理擇宗長一人按籍點視如閱兵伍清虛冒三百餘歲省五千餘金而宗糧得以時關領貧宗請名屬內守備老疾不得上籍條歸本部類題著爲絜令署廣東道澳夷脅告紅毛將犯香山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築墉垣兩院計無所出公曰此狡夷嘗我也兵取諸粵餉取諸澳墉垣紅夷所規取可毀不可築也已而夷警寂然澳垣日築百丈遣中軍領精兵數千戍澳諭之曰墉垣不毀澳人力少也吾助若毀不兩日薙除殆盡夷省記前事嘖曰是故爲南祠郎逐我王豐肅者自是少戒心于我不敢盡奴視漢官矣

暹羅貢使以通天犀角二象牙四爲餽通事曰勿却恐失遠人心公曰漢官吏啖蕃舶寶賄動引柔遠爲辭國有人矣何必我若以不受舶貨失遠人心職任其咎請自我始𤼵使驚歎謂百年來所希有官滿庋嶺武弁德公者偵知公什物不具密運檀梨諸美器臚列嶺下公曰吾將養汝輩與爲縣官佐緩急豈爲此累累者耶不亟去有一炬在吾篋中殘書敝衣悉以伴汝皆羅拜感泣而去公歷官不通問弓劒不動支贖鍰北歸不載南物北唐孔戣其能强立及逐孤行自遂以此而淹薄冗長有功不省錄亦以此在

軍中攏落文法與士卒同甘苦募兵措餉指畫要害
籠絡駕馭捭闔錯出秦良玉官女都督入援而驕請
以客禮見公曰不可以軍容亂國典良玉帕首韈袴
膝行而前降堦延登慷慨慰勉佛圖關之役女將軍
腰刀先登斬首千餘級斬關復渝功多南北將之驕
憧毛纓兵之條鏇在手禽縱自如薛帥敗大風埡帳
下夜驚傳呼賊將個合手刃三人乃定渝城未下杜
將軍請委千人用古塡城法公不可曰城行下矣千
人命可惜也每下一城救死扶傷收贖擄掠生前不
可量數嘗籍記攻蜀將士功狀敘行間勞苦推言之

曰通于義命之說者而後可與談兵斯千古用兵之質的也天啓初余官宮坊班朝並馬知其行事甚悉楊左都劾奄去國公携酒饌餞于都門司吏喘汗奔告上御門須引奏傳呼甚厲公曰嚴譴國法也餞送私情也上知之庸何傷安坐卒爵周詳拊慰徐舉鞭拱揖而去舉子上章投匭公弗與封親知請間曰內人許彼矣公正色曰幸甚公以是言教我疏不封我必去我不去疏必不封兩言決耳言者面賾赤而去蜀事定戴劉兩監軍交訟余以質公公笑曰軍前盜販火藥常事耳劉營販戴營亦販雖我營亦未嘗無

之彼以爭而訐吾以不爭而免何庸齗齗齒牙于其間哉聞者服其心之公論之平也余旋觀當世賢士大夫靡不䕶牆屋厲廉隅精神芒角著見眉目間公低眉俯躬下視雅步端詳和易口出氣恐抵突人崑山相媚奄枋國雅故往還不見崖異朝謁少間與書生學子講論制科懷袖出兎園冊沈吟諷誦訢訢如也一旦當大事抗大節山立嶽峙飈發霆掣笑談咳唾足以驚爆一世吳民擊殺緹騎奄黨議屠吳城盡掩捕江南名士不附己者公抗言于朝曰蘇松財賦要地衆怒如水火此令夕下明日揭竿反矣退而正告

崑山公縱不念桑梓獨不爲丘墓子孫地乎崑山心
動謁奄伏地告哀事得解諸獄獄平視公者咸歎伏
語曰仁者必有勇吾庶幾于公見一人矣公娶史氏
累贈淑人子四人廷棟官生廷柱廷楨廷枚皆庠生
廷枚妾丁出所謂彌月兒寄拏于荆者也女四人孫
男七人崇禎十二年己卯葬吳縣作宇圩之賜塋先
帝卹錄仵奄諸臣重敘川功部覆裁予三品祭葬贈
一級廕子易名酬勞曠典闕如乙巳歲御史劉學詩
抗疏條列兵薄城下寢不覆廷柱洊經禍亂大懼先
人風烈湮沒仵繫事狀漬血成書將謁銘舊史氏而

廷柱又卒子世奉其墜言請追銘嗚呼公有後矣銘

曰

五湖輕心昔所傳金晃白虎鍾此賢左官九攷投夔

滇金鐵火浣精且鮮蠶叢盜發井絡騖投筆叱馭膺

戎旃血誠噴薄天日旋弱頭虎子奉弭鞭巴渝險阻

賊壘堅佛圖重關高刺天老將憑城量肉塡錦車女

帥奪隘先再鼓藺穴飛灰烟焚尸颺骨臍膏燃指麾

三扇收三川神祇有命詒孫亶丙灘餽運神鬼牽師

武臣力何有焉彝之初旦天步艱檻車方笥相鉤連

身塡牢戶誠何愆不若懷忠歸下泉夕陽亭在臥榻

西叶　自蜺墮藥胡連蜷大鳥引吭泣柩前爾卜爾筮
胡不朕屆從我后扶虞淵三靈九廟其舍旃地軸倒
翻天漏穿江山故國喬墓田魂兮來歸斑淚漣秋霜
夏日耿萬年照我銘筆永不鐫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八終